

世界、黑色、内心

我很好啊，

妈

乌云装扮者 著

你到过南方，你知道赶路时，
远处的山像放电影，是不会停止的。
我再也不敢看，怕自己跟其他人一样，
被它们挺住。

中信出版集团

湖岸
Hu an

乌云装扮者 著

我很好啊，妈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很好啊, 妈 / 乌云装扮者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086-8103-0

I . ①我… II . ①乌…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3036 号

我很好啊, 妈

著 者: 乌云装扮者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103-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湖岸

Hu'an publication

我
很
好
啊
，
妈

目 录

001	推荐序 在谄媚的时代，做一个骄傲的人
007	自序
Chapter 1	我很好啊，妈
015	正好好吃着饭，突然长得很难看的厨师走了出来
018	在一张特别舒服的鹅绒大床上长睡不醒
024	如何政治正确地浪费时间
028	跟俄罗斯人度过无惊无险的一天
033	在朋友这件事情上，究竟我是一个多糟糕的人
041	去黑色的城市拍山峰
048	时间胶囊和太阳的宝座
056	要是你催我结婚，我就去参加这个真人秀
062	柏林房东是如何激励我尽早滚回北京的
067	英雄消失的城市

Chapter 2 Departures & Arrivals

- 079 巴黎 48 小时
- 088 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
- 092 马德里 48 小时
- 103 葡萄、蜘蛛、天使和大师
- 117 为什么德国人不花时间整理自己的院子
- 121 可能也要接受既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
- 126 要经过多少次上升和俯冲，才能到达全世界最棒的那间办公室
- 135 不能在无月亮的夜里，不能在一望无际的地方
- 139 从只卖一本书的森冈书店到 Monocle Shop
- 149 东京 48 小时
- 162 把那本黄色书信集带到楼上的日本餐厅
- 166 上海 48 小时
- 172 一间新疆的书店，一本新疆的书
- 176 成都已经不是《超级女声》时的成都

Chapter 3 黑色趣味和明亮内心

- 183 苏珊·米勒的晚餐
- 193 把自己变成世界各地的监控器

- 197 你那么自私，就只配买点儿书
- 200 我和我关于未来的六个高度共识
- 204 大部分的年轻人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 207 为什么青年人应该多吃水果、和大妈聊天
- 212 只有很少的人，在考虑是不是对得住自己
- 218 哪一部“哈利·波特”让你流过最多的眼泪
- 222 连续一周乘特斯拉出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 229 苏珊·米勒的第二次晚餐

Chapter 4 不重要的人

- 245 今年不回家过年
- 250 为什么我妈当不了“三八红旗手”
- 253 有个人的微信签名是：你会仰泳吗？
- 255 为什么反鸡汤
- 259 在最熟悉的人面前，也要保护好你的秘密餐厅
- 262 人们不是只在段子里流泪
- 265 普通寝室
- 269 不重要的人
- 272 不停止的电影

推荐序

在谄媚的时代，做一个骄傲的人

王锋 《智族 GQ》编辑总监

前几天去青海，到西宁，又驱车十多个小时，前往高原更深处的玉树。

阳光亮堂，大地像被晒谢了顶，真是一条又远又疲惫的路。想到2013年8月，《智族 GQ》做过一个肖像选题《志愿者》，为拍摄玉树地区一个民间学校的老师，记者自强带着摄影师，也是这么跋涉数千里，来到玉树。

那个肖像专题采访了8个普通志愿者，遍及全国各地。8张照片，玉树只是其中一张。不是明星，不是离奇的社会事件，为一个普通人，一张照片，300字的文章，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无论时间、精力还是人力，对一本杂志的制作而言，可谓成本高昂。至今才四年，真不敢相信，我们曾有过那么奢侈的时候。

说奢侈不是指钱，而是做一本杂志的态度和心力。做一件事，不计成本投入自己的情感和气力，除了基本的职业操守，你内心还必须是骄傲的。只有骄傲，才感觉值得，才会赋予自己和所做选题更强盛的力量。

记得稿子完成，在确定文章主题时自强和我发生分歧，最后因为我年龄比他大，薪水又比他高，倚老卖老地采用了我的意见。年轻人很无奈，走过去又转回身，眼睛盯着我说：“我觉得自己被绑架了！”写字和说话，他都喜欢用叹号。

在《智族 GQ》六年，自强成为一只骄傲的“杂志狗”。他的幸运，是赶上了这个行业最辉煌的末端，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刚刚进入社会，初生牛犊，这个时候和《智族 GQ》相遇，被一个正向的集体塑形，算是幸运。

不过很快，没几年，互联网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杂志被大潮裹挟，奔向应许之地。自强年轻，新媒体意识和才华都比一般人强，但面对网络技术对杂志业的侵犯，还是不服。

不服是年轻人的特权，而且表达起来简单粗暴。在一篇文章里他说：“我无法接受杂志开始用段子手的语气给读者讲故事；不能容忍杂志内容免费提供给读者；不能接受 iPad 通过截屏就可以把杂志内容无偿分享到大众网络；不能容忍优秀的稿件通过微信形式传播；不能容忍杂志的设计效果和印刷工艺变成高度压缩的网络图片……”

心高气傲，掷地有声。作为一个狡黠世故的中年人，我当然知道这场战争的结局，但我没用“历史大势”去击碎这个年轻人的骄傲，新旧媒体谁输谁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审美、心性和捍卫价值的勇气，即便他的捍卫背离了潮水的方向。

我珍惜这种傲气，珍惜他对品质和审美的尊崇，“我去死，你们活，谁更好，只有神知道。”这种固执维护自身所爱的天

真之气，是比“杂志会不会死”更重要的东西。

生活充满压迫。被财富压迫，被权势压迫，被自身有限的才华和令人难堪的命运压迫，当现实环境和不断受挫的努力逼迫你低头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骄傲吗？

一次跟《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导演程耳聊天，他上课时，有个学生说：“程导，如果我们毕业了，有个拍《小时代》的机会，再做我们也得拍吧，要不然怎么活下来……”程耳感慨，现在电影学院的学生太屌了，还没出师就一脸败相。哪像当年，一两千报名就取13个，最后被录取坐进课堂的人骄傲得不得了。周传基教授给我们上课，讲视听语言，一件斜纹软呢西服，宽松的深色咔叽裤，脚上一双布洛克花纹皮鞋，一条深灰色暗花羊绒围巾，那范儿！周教授是四十年代的高中生，年轻时代受过完整的民国教育，一身凛然气，跟这样的教授上课，首先就要洗去自己身上的媚俗腌臢之气，没有点儿傲，拍什么电影？

真正的骄傲不是跟人斗气，不是因为不自知而产生的蛮横，傲是不流俗，不谄媚，是尊重一种价值的心性；它有风骨，没有紧张的穷气；它不是在志得意满时目空一切，更不会在失势时陷入自欺欺人的妄言。它是一个人对于世事规则了然于心的洞见，是建立在深刻自我认知上的平常心。傲是埋在身体里的一根刺，立在那儿，不能折。

这是一个讲成败论输赢的年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被各种数据裹挟，除了年龄体重身高，你的收入、房本面积，都定义了你的阶层属性和人生成败。数据、流量、票房、融资额度、

利润、KPI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挤地铁还房贷，生活如此不易，它使人卑下，如果你找不到一个使自己骄傲起来的理由。

曾经的“杂志狗”最终离开了《智族 GQ》，改做“创业狗”。他在辞职信里说：“做这个决定，不是取决于自己想做什么工作，而取决于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觉得这是对杂志的背叛，而是一个年轻人探求自我的远行。创业方向上，自强选取的标准也不是做什么容易拿到投资，而是跟从自己的兴趣和价值。一个熟知他的朋友说，他不适合去拿钱，在投资人面前太骄傲，放不下姿态，永远是一副“我说完了，你看着办”的劲儿。

在钱面前知道自己的价值，不卑不亢，应该是一个人的天赋吧。这些年，眼见太多聪明人，及时贩卖自己获利，结果越卖越显局促与孱弱；也有些人，不识时务秉持心念，以桀骜之心孜孜不倦，日子反而越来越显出气度与景深。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被夸大了；内心骄傲，独立于自我，坚守更长远的人性观念和价值，这样的力量被低估了。我们容易过于看重即时的成功，忽略一种观念或心性对人更长久的影响。

自强非常知道自己成不了一个商人，他的天命和乐趣都还是在耕耘内容。在他看来，有个专业可守，人还是快乐一些，眼前难过，日后会好。长辈人说，干正业有好报，他们理解的因果关系比我们长。

这份书稿，是自强两年公号文章的辑录。其中远游欧美部分，以前没怎么看过。这次随他笔端游走，深觉即便在一个读

图时代，文字也还是有意义的。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贞，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在地中海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屈辱；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既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都是这样的时刻。

这样的时刻，让人想起帕斯捷尔纳克说的那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个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只是为这几个瞬间，我们得忍受无尽的庸常。

世间万物有盛衰，人生安得长少年。看完书稿，我产生另一个想法，自强也许应该告别人生的一个阶段了。我时常会跟编辑们说，30岁前是一个人人生的纯情期，可以过得放肆一点；30岁后，事业、生活就都不简单了，各种责任、欲望和压力结伴而来，人生由花园进入原始森林，你能活着走出来吗？应对这样的局面，需要更丰富、健全的人格。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比较大陆和台湾的异同时说，大陆最终的优势是它的纵深，是它的复杂性，庞杂粗粝，也正是生命力所在。人生何尝不也如此。自强的人生，迄今为止，还是过于简单和抒情，缺少那种泥沙俱下的繁复生态，缺少卡尔维诺说的“一个一个的洞窟”，肥沃的土壤少不了腐烂树叶的堆积和滋养。电影《无间道》里说一台好音响，是“高音准，中音稳，低音沉”，自强还生活在他人生的高音区，昂扬，明

亮，自由任性，却也失之于单薄，飘忽，缺乏根基，等你把高、中、低音走遍，才会真正感知到，人生最得趣的音区是哪一段。

狂来说剑，怨去吹箫，同样味销魂；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但也许哪一天蓦然回首，已蔚然成荫。

愿你道路漫长。

自序

乌云装扮者

我还在杂志社工作时，和主编申请了一个很长的假期，带我妈妈外出旅行。夏天的旅行，从巴黎开始，南下前往尼斯、阿维尼翁和阿尔勒，再转机去到罗马和威尼斯，最后返回巴黎。

那绝对是一次艰难的旅行。读完大学、工作了四年之后，那是我第一次和她在一起长时间相处——超过十天。此前八年我很少回家，即使回去，停留的时间也不长，更多的交流是通过电话来完成的。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在她心目中，我仍然是八年前刚刚离开家到异地上学的少年，但事实远非如此——八年时间，我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一直相信，“在父母眼中你永远是个孩子”这样的说法，是我们亲手造成的。）人生观的差异，开始反映在旅途中的每一次对话和决定里，该买什么，该吃什么，往哪里走，这样的问题经常会导致我们争吵。每一次争吵，我都留意到，她在表面的愤怒之后，试图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反应，似乎在印证一个她不太确定的事实。

出发之前，我已经接受了一年多的心理咨询。咨询师最初

帮助我梳理个人和原生家庭的关系，而后者对每个人的性格的塑造，几乎是决定性的。我妈妈在这一关系当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结束了和我父亲的婚姻战争之后，年轻又强大的她倾尽一切，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我培育成从南方无名小城一举冲入我国一线城市的模范式的人物。随之而来的，还有成长环境对我性格的塑造：自卑、敏感、焦躁。这样的性格，会逐渐在未来展露出它的破坏力。

事实上，我正是在工作后逐渐发现自己的心理问题，才主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咨询。我妈妈得知后，起初并不觉得严重，这让我非常恼火，一路上更是和她暗暗较劲。终于在尼斯的酒店里，和她大吵一架。我们两个人都哭了，哭得很伤心，甚至惊动了酒店服务员和当地急救中心的人员，他们训练有素地冲进房间，看见两个中国人都没事，又带着笑意走了。这戏剧化的一幕，就此成为我和妈妈互相承认对方的变化（和没有变化的部分）、促使双方重新沟通的转折，最终达成和解。

两代人的沟通之艰辛，我认为同龄人都深有体会。我们这一代，由于历史原因，成长过程中很少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又同时承受着来自父母、父母上一辈的希望，很少有人选择为自己而活。如果我们在奋斗时无法忠于自己的本性和理想，再成功的人生（此处成功的标准则千差万别）也会变得孤独、无趣。更糟糕的是，几代人都不太擅长表达爱。我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拥抱、亲吻，也很少互相给予鼓励——更多的人是在挫折教育中长大的。

幸运的是我很早就懂事了。我的意思是，自我意识开始形

成的时期很早就到来，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了解外部世界。手段包括：想尽一切办法阅读课外读物，收集剪报并将此习惯持续到高中；很早就开始写作，用稿费购买更多的报刊和西方古典名著；收看外国电视节目，梦想有朝一日自己置身异地的荒野……我的写作、语感，都受到当时这些作品内容的影响。应试教育也无法阻止我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在省内最好的大学和省外一个一般的大学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远赴他乡——与其说是外出，却更像是逃离。

大学毕业后，我又如愿以偿来到北京，开始了梦幻般的时尚杂志社的工作生涯。我不仅在这份工作期间学习编辑技能（几乎是我后来谋生的唯一本领），也凭借工作机会前往世界各地，造访世界最佳餐厅和顶级奢侈品工厂，和最著名的运动员及娱乐圈明星交流，以及去往鲜为人知的旅行目的地。奇妙的是，编辑工作重新塑造了我记录世界的方式，我的每一次分享，都更有专题性（加入了编辑意识，而不仅仅是日志式的写作），意识到“读者”和影响力的存在。我开始承认媒体文章中“湿货”（相对于纯粹信息的“干货”而言）的重要性，因而把更多的情感投入到媒体写作中——想象一下，我们虽然需要信息，但纯粹的干货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人们几乎不会因为一个全球最好吃的10家餐厅的榜单而动身去旅行，而很有可能，我们被一个发生在海边的故事打动，才决定买一张飞往巴塞罗那或者巴厘岛的机票。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就是我在工作期间按照这样的方法论完成的。

我在工作的第五年选择了离职，继续完成自己的旅行计